

筑城挖出一铜鼎 清官无端背黑锅

明朝万历年间知府马文炜是如何卷入“仲山甫鼎案”案的

做官难，做清官更难，在并不清明的世道做清官难上加难。明朝嘉靖年间德安知府马文炜便是一例。本是清官的马知府无端卷入了莫须有的“仲山甫鼎案”，用现在话说就是一起文物盗窃案。仲山甫鼎是一件什么文物？马文炜怎么背上了黑锅？我们一起来掰扯掰扯。

□张漱耳

孝感筑城掘出方鼎

马文炜，字仲韬，号定宇，安丘城郊马家楼村人。明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年）考中进士，授河南确山县知县，年仅29岁。本来明朝知县任期为三年，通过考核可升迁知府或同等京官。马文炜两届俸满，考核后政绩也卓异，但由于朝廷一手遮天的首辅严嵩当道，尽管中间严氏父子遭到弹劾革职，无奈其在各部及行省根基深，新的首辅徐阶没有几年又成了“严嵩”，有空缺忙着安排自己人，没有站队的马文炜便连续两届没被考虑，待在确山六年没“挪窝”。直到嘉靖皇帝1566年驾崩，新帝朱载堉着手改革父皇遗留弊政，一些不得志的官员得到录用，马文炜方得以微升，调都察院任监察御史（正七品），派到山西道代表部院衙门负责监控处置该地政务。

上任后又进入频繁调动模式，一年之内由山西道又到浙江道，最后接到两淮巡盐的调令，当了“盐官”。

朱载堉这个皇帝短命，即位后将朝政交给阁臣，自己深居宫中，纵情声色。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五月，在位仅6年的他纵欲亡身，紧急托孤，十岁的太子朱翊钧登基，年号“万历”。历史进入首辅张居正时代。他开始笼络人才，受排挤的马文炜随即被他纳入法眼，升任德安知府。

明朝时湖北与湖南组成湖广省，德安府隶属湖广，辖安陆、应城、孝感、应山（今广水市）、云梦5个县。治所就在安陆。

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各县城都有城墙，但马文炜就任德安知府后初到孝感县，却感到孝感的城墙太拉胯了，四周没有高大城垣，只有几段残存的矮土墙。原来，孝感在元代至正年间建有城墙，不过为泥土夯筑，非常简陋。历经三百年的风雨战火，已焚毁坍塌，形同虚设。

有和没有没多少差别。

马文炜回府就写奏折，因把持朝政的张居正就是湖广人，很快得到批复拨款。马文炜自万历年元（公元1573年），组织民工扫除残存土墙，改建砖墙。在孝感北墙掘地基时，民工挖出了一尊青铜方鼎。

这事清代《孝感县志》这样记载：明万历二年（公元1574年）甲戌九月，马文炜在德安府任上，在属地孝感拓展城墙，民工挖得一匣，匣中出古鼎一件。形状为“蟠腹釜口、三足两耳，周圆端严，体被五色，上有识皆古领甫文，大小凡六十字”。当时人乐道为祥瑞，遂筑鼎于其地，名为“神鼎阁”。还请著名文学家王世贞为记。王在文中考订此鼎为周初南官仲父方鼎。

王世贞（1526年12月8日—1590年12月23日），字元美，号凤洲，又号弇州山人，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（今江苏省太仓市）人，明代文学家、史学家。王世贞虽饱读史书，毕竟不是考古家，不擅文物考据。仅凭着史学家的博学、文学家的想象，“仲山甫鼎”便横空出世。

其实，后世对仲山甫鼎的流落去向，自《汉书》后鲜有载述。马文炜任上筑孝感城得鼎实有其事，然此鼎并非薛尚功所款识的南官仲父第一鼎。凡字数及内容均与汉时“仲山甫鼎”所记傍铭不符，只是一未名彝器而已。可是明朝官员，包括马文炜在内，都采信了王世贞的考证。马文炜在向王世贞展示后，将它纳入德安府库房存放。

仲山甫鼎只活在史籍里

那仲山甫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

仲山甫，一作仲山父。樊姓的先祖，全名应叫樊仲山甫，西周周宣王的太宰，生前有功名受天子表彰。而在那个时代，功名须用青铜器镌刻铭文记下流传，“仲山甫鼎”可能就是由此而来。关于仲山甫鼎的记载见于《后汉书·窦宪传》：“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，车骑将军窦宪伐单于，大败之稽落山。



曾仲父方壶，现藏湖北省博物馆

宪登燕然山勒石纪功。南单于于漠北遣宪古鼎，容五斗，其傍铭曰：仲山甫鼎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。宪乃上之。”

南单于赠仲山甫鼎的背景是，永元元年六月，窦太后封窦宪为车骑将军北伐匈奴。汉军这次出动的阵势颇大，窦太后直接拿出大手笔，发北军五校、黎阳、雍营、缘边十二郡骑士，连同羌胡兵一同出塞，为窦宪保驾护航。

在南匈奴指引下，窦宪像开了导航，兵分三路北进，轻松击败北匈奴。回到五原后，窦宪继续派司马吴汜、梁讽携带金帛追寻北单于，人心涣散的匈奴余部毫无战意，慑于汉军兵威，只得归降。时隔百年，北匈奴再次臣服大汉。

到了九月，和帝命中郎将持节到五原嘉奖窦宪，升其为大将军。诏书中明确：窦宪的地位在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公上，仅在太傅之下，食邑二万户。窦氏权势更甚以往，朝廷的权力完全落入窦家手中。然而，窦宪还不满足，仍想从北匈奴身上谋取更大功绩。他以北匈奴单于违约为由，再度出

京屯驻凉州，谋划对匈开战。

一看汉军又要动武，北匈奴单于慌了，赶紧入居延塞求见窦宪，再次重申履行承诺，晋京觐见，臣服大汉。南匈奴单于闻讯，担心汉朝一旦接纳北匈奴，会分去他的一杯羹。遂上书建议不要接受臣服，乘机消灭北匈奴。这时灭与不灭，关键在于窦宪，他的意志就是皇帝的意志。为讨好窦宪，就将仲山甫鼎送给窦宪，为他歌功颂德，表述其功绩足以与仲山甫媲美。

那么，南匈奴何时掠夺的仲山甫鼎？考匈奴史，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，与周、赵、秦、汉等朝素有兵戎之争，其中有两次直接影响后果，其一是周幽王骊山之乱，犬戎部落攻陷镐京，大肆进行劫掠和破坏。其二是王莽新朝时匈奴复犯边塞，东汉建武五年（公元29年）扶植卢芳为汉帝，割据五原、朔方、云中、定襄、雁门等五郡，都九原（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）。比较而言，骊山之乱时毗邻镐京的仲山甫樊邑也未能幸免于难，犬戎（匈奴前身）大肆劫掠、破坏镐京城大抵是鼎器没入匈奴之手的起始。

文献记载，当时窦宪收下仲山甫鼎后，很快上交了国库。但此后，中华仍然处在动乱之中。东汉之后，几朝国库屡经乱世战火焚毁，如宋靖康之难，国宝俱为金人掳去不知下落。所谓的仲山甫鼎估计早已荡然无存。

方鼎成为诬告“利器”

那马文炜又是如何被卷入这起“文物被盗案”的呢？

万历十一年（公元1583年）正月，马文炜升任江西按察使，三月被万历传旨进京觐见，暗示回去督办皇帝一个案子。为了收买他，万历将他官升一级，转江西布政使。明朝皇帝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，要是没有确切的理由，杀人也没那么容易。这个案子牵扯到自己“吃醋”，只能在小范围处置，因案犯就在南昌做官，皇帝便有求于马文炜。

到了万历十二年（公元1584年）二月，紧接着，又升马文炜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、巡抚江西地方兼理军务。

官职提升之快，如同坐上了“火箭”，引起一些官员嫉妒，加上

马文炜一干上巡抚，就有针对性地制定规约，严令执行。在一次督查中，他严厉批评了蔑视条约、依然我行我素的临江太守。太守怀恨在心，试图搜罗“过硬”事例，诋毁马文炜。于是，十年前被文学家考为著名的“仲山甫鼎”，一下就成了攻击马文炜的“利器”。但“宝鼎”虽然著名，临江太守也不摸底细，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估计过去十多年了，想当然宝鼎肯定不在了。于是私下散布谣言，诬告孝感当年挖出的“仲山甫鼎”被他私下交易了。

马文炜自然非常生气，立即与德安知府联系，得知方鼎尚在库房，就告诫了造谣者。

康熙《续安丘县志》这样记载：“（公）执法公正，群小忌之，乃以蜚语中公。谓公城孝感时，阙（通掘）地得仲山甫鼎，以饷江陵。然鼎故在署度，无恙也。公笑曰：‘伊尹负鼎要（要，同微，求取，有所倚仗而强求。）君，子乃负鼎要相乎？’”

这里马文炜的回答讥讽味十足，意思是，从前伊尹依这件宝物扶国君，难道我在荆南用它扶张相不成？此鼎在仓库中完好无损，这谣造得太荒唐可笑了！

马文炜说的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，张相即万历朝前十年首辅、身兼帝师的张居正。

马文炜对造谣者表现得宽宏大量，没揪住此事不放，更没上报。但是这几年马文炜经历的事，让他开始厌倦官场，他觉得，明末从上到下，就没有真正的为民之人。他们要的从来都不是真相，维护的也不是公平正义，都是从利害出发。所以，万历十五年（公元1587年），时年52岁、正值年富力强的马文炜向朝廷递交了辞呈。万历传旨给他平调浙江巡抚，他力辞不就，返回了故里。

据考，当年孝感挖出的绝对不是仲山甫鼎。目前全国仅有的一件仲山甫青铜彝器是曾仲父方壶。该壶1966年在湖北省京山县出土。高66.7厘米，上口长23.1厘米。壶颈也较长，壶肩有两个伏兽环，体形扁方。颈腹饰环带纹。有盖，盖上有高耸的莲瓣形装饰。因盖内壶内口内壁铭文中“中父”字样，中父即仲父，仲山甫又称樊仲甫（父），被推论为仲山甫彝器。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颜莉

“不要塑料袋，我自己有布袋。”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